

masterpiece

9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纵欲者萨宁

[俄] 阿尔志跋绥夫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苏静 译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第11卷

纵欲者萨宁

[俄]阿尔志跋绥夫著 苏静译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筚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 年 1 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 - ROM) 用 户 指 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 - 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 - 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程序]->[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 | |
|-----------------|--------------|
| (1) 情之罪 | 萨德(法)/译者:袁再民 |
| (2) 爱之诡计 |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 (3) 朱斯蒂娜 |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 (4) 人兽 |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 (5) 肉体的恶魔 |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 (14) 你抚摸了我 D.H 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 (15) 儿子与情人 D.H 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 (18) 褴褛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 (20)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谢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第一章

人生最紧要的时期，是受最早接触到的人和自然的熏陶而形成性格的时段；弗拉基米尔·萨宁却离开家人，在外边度过了这段时光。别的人都没有照料过他，任何一只手也没有管教过他，他的心灵就如此自由而独特地成长起来，如同野地里一棵树一样。

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刚一回来，母亲和利达妹妹差点都认不出他了：他的容貌、声音、姿态变化不大，但是在他身上却显出一种思想上已趋成熟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脸上也散发出一种新的神色。

他傍晚坐车到家，走进屋来竟那么宁静，好像五分钟前刚从此房间出去一样。他身材高大，头发是浅色的，肩宽背阔，脸上神色平静，只是两边嘴角微带嘲笑意味，从他身上瞧不出一丝倦意或者激动，以致母亲和利达欢迎他归来的那股吵吵嚷嚷的兴奋，也就当然然而平静下来。

他吃饭以及喝茶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她喜欢哥哥，只有那些狂热的年轻女孩对离家的兄弟才会如此喜爱。利达一直把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是这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依照书本上的叙说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想把他的生活望作一个不为人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以及孤寂。

“你干嘛如此望着我？”萨宁只是微笑着问她。

这种殷勤以及微笑，配上出神的平静的眼光，就是他脸上常见的神色了。

这种微笑原本是既漂亮又招人喜欢的，但是奇怪的是利达

反而立即就不高兴了。她感到这种微笑是自满的表现,一点也没有受苦受难以及经历斗争的痕迹。利达一声不响,沉思默想着,转移目光,心不在焉地翻动一本书来。

午餐吃完了,母亲亲切而且温柔地摸了摸萨宁的头,并且说:

“如今讲一讲你在那边怎样生活,做过何种事吧。”

“做过何种事情?”萨宁微笑着反问,“如何说呢……无非是吃呀,喝呀,睡呀,有时干活,有时任何事都不干……”

起先以为他不想讲自己的事,但是母亲详问起时,他却很有兴致地叙说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何总让人觉得无论人家对他的讲述抱何种态度,他都没什么。他温和而殷勤,可是他的态度却缺少亲人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仿佛这种温和与殷勤仅仅是出自他内心的一种当然的流露罢了,犹如蜡烛发光,对所有都给予同样的光亮。

他们走到通向花园的凉台上,于台阶上坐了下来。利达坐在低处,单独默默地倾听哥哥讲话。一股差不多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她凭借一种年轻姑娘特有的敏感感到哥哥根本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她就像看见陌生人那样腼腆害羞了。

黄昏来临,轻柔的夜幕降落在四处。萨宁吸着烟卷,轻淡的烟味以及花园里夏天的馨香味道融合在一起了。

萨宁讲到生活如何使他颠沛流离,他怎么只得多次忍饥受饿,四处流浪,他怎么冒险加入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业令他厌烦时,他又如何抛弃了它。

利达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不但漂亮,又有点令人觉得奇怪,正像全部漂亮姑娘在春天黄昏时那样。

越来越明白,她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根本既简单

又平凡。而那种日子中所包含的某种特殊的东西，利达却觉察不出来。利达感到，那种生活很简单，很无聊，更还很庸俗。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只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有时干活，有时显然是毫无目的地闲逛，贪杯好酒，同很多女人发生关系。因为这样的生活而遭到可悲的恶运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利达那颗喜欢幻想的女性的心却曾向往过这种生活。在他的生活中缺少总的观念，他对谁都不怨恨，也不替谁难过。

有些话他只是信口说出，利达听了却不知如何竟认为那些话真是不体面。比方说，萨宁匆匆提到有一段时光他手头很拮据，衣服穿破了，他只能亲自动手补裤子。

“你真的会补吗？”利达不由得带有一种受到委屈的困惑神情说，她以为这是不体面的，不是男子该干的活儿。

“以前我也不会，只是只得干，也就学会了。”萨宁猜到利达在想什么，于是微笑着回答。

姑娘轻轻地耸了耸肩膀，便不讲话了，并且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花园。她感到就如同自己早晨醒来，幻想着阳光灿烂，却看到天空又灰又冷一样。

母亲也觉得有点难过。对于孩子在社会上没占有他理应得到的那种显贵地位，她觉得异常痛心。她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如今可该安顿得体的面点了。开始她讲得慎重，怕得罪儿子，但是看到他不注意听，马上就生气了，便带着老太婆那种隐忍的怨恨，固执地坚持起自己的主意来，好像儿子故意惹她发火一样。萨宁既不吃惊，也不发怒；他甚至就如同没听清她的话似的。他以亲切的无所谓的目光望着她，默不作声。只是当母亲再次问起：

“今后打算怎么生活呢？”

他才微笑着答道：

“随便如何吧!”

但是从他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中,从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明亮的眼目上,就能感觉出,这答话对她当然毫无意义,对他却有着无所不包的明确而深刻的意义。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叹息一声,停了一下,又伤心地说:

“唉,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已不是小孩子。……你们到花园一块去散步吧,眼下那里可好啦。”

“我们去吧,利达,真的。……顺便给我指点一下吧,”萨宁对妹妹说,“我已忘却花园是什么样子了。”

利达从沉思中明白过来,也叹了口气,于是站起身来。

他们并肩走上了那条通往潮湿的已昏暗的绿荫深处的小径。

萨宁家的房子坐落在城里一条最大的街上,但是这座城市很小,所以花园一直通到了河边,过河便是一片田地。这所房舍是老式的地主宅院,有些沉郁的剥蚀的圆柱以及宽阔的凉台,但是花园却很大,草木丛生,颜色发暗,如同一片贴近地面的墨绿色云彩。一到夜里,园子里就变得十分可怕,那时就仿佛有个行将就木的忧郁的幽灵在密林中以及老房子那些尘封的阁楼上飘荡。

这所房舍最上层的几间又宽又暗的大厅以及客厅都空闲着,整个花园里仅有的一条不宽的林荫道已打扫过,只留下一些枯干的树枝和被踩死的青蛙,现在全部质朴而宁静的生活都转到一个角落里去了。在紧靠这所屋子的地方,铺着黄灿灿的沙子;花坛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枝繁叶茂,五彩缤纷。那里还摆放着一张木桌,每当夏季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便坐在桌旁喝茶吃饭,此刻这整个小小的角落便会因为这种简朴宁静的日子而变得生趣盎然,这同这块必遭自然毁坏所以注定要失去的宽

阔荒芜地方的忧郁之美是十分协调的。

当这所屋子隐没在绿荫中的时候，利达和萨宁的周围便有一些凝然不语的仿佛有生命一样沉思的老树突然出来，这时萨宁忽然搂住利达的腰肢，以一种不知是亲热还是凶狠的古怪声调说：

“你已经长成个美人儿啦！……第一个得到你的男子真是好福气……”

一股热流由他那肌肉发达、铁一样坚强有力的手臂传遍了利达柔软而娇弱的身体。她好像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向她走近，感到有些难为情，身子哆嗦了一下，连忙躲开了。

他们已走到了河边，这里弥漫着潮气以及水气，尖尖的苔草沉思一般地点着头，对岸是一片逐渐远去的变暗的田地、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以及最初呈现的星星的白光。

萨宁离开了利达，不知为何用两手抓住一条粗壮树枝，咔嚓一声把它折为两段，扔进水里去了。一层层平稳的波纹起伏着，向四处扩散开，岸边的苔草就连忙弯腰点头，仿佛在向萨宁致意，如同欢迎自家人那样。

第二章

六点钟左右,阳光十分灿烂,花园里却已有了浅绿色的阴影。空气中弥漫光亮、寂静以及温暖。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熬果酱,绿油油的椴树下发出一股股沸沸扬扬的砂糖以及马林果又香又浓的气息。

萨宁从早晨起就在花坛旁忙着,设法把那些被炎热以及灰尘压倒的枝条扶起来。

“你最好先拔掉全部杂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穿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的炊烟看着他,劝他说:“你只要吩咐格鲁尼卡一声,她就会代替你办好了……”

萨宁抬起了满是汗珠的欢快的面孔。

“干什么呀,”他甩开那粘在额头的头发说,“就让它随便生长去吧,所有绿色的东西我全部都喜爱。”

“你真是个怪人!”母亲慈爱地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不知怎么她对他说的话却很高兴。

“你们自己才是怪人呢!”萨宁以充满自信的声调答道,接着走进屋里去洗了手,回来便舒展而平静地坐在桌边一张藤圈椅上了。

他感觉十分良好,轻松而又快活。绿荫,太阳,蓝天闪着明亮的亮光,涌进了他的心头,使他全部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他的心也朝它们袒露开来了。那些大城市,以及城市里急促地喧嚣与忙乱紧张的生活,都令他反感透了。眼前周围是一片阳光与自由,而前途并未使他觉得忧虑,由于他准备从生活中获得它所能提供给他的所有。

萨宁眯缝起眼睛,接着又伸了个懒腰,十分快活地把自己强

健有力的肌肉伸直然后又绷紧起来。

一股平和而微微的凉风吹来，于是仿佛整座花园都在作短促的深呼吸一样。一群麻雀在吱喳乱叫，时近时远，狡猾而匆忙地谈论它们那种渺小的、非常重要的却又不为人所了解的日子，而杂色的猎狐狗米尔吐出红舌头，竖起一只耳朵，蹲在新鲜的青草丛中宽厚地倾听着鸟雀的叫声。树叶在头顶上低声簌簌作响，叶片的圆影在平坦的黄沙路面上悄无声息地颤动着。

儿子的平静令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大发脾气。她喜爱自己全部的孩子，同样也很喜爱他，可是正因为喜爱，她才心情激动，想要惹恼他，并且刺伤他的自尊心，侮辱他，——只要她的话语与她对生活的想法受到重视就行了。她在自己漫长的日子中，随时都像那埋在沙土中的蚂蚁一样，不停地营造家庭幸福的脆弱易碎的大厦。这是一长溜如同兵营或医院那么沉闷而单调的建筑物，由一些微小的砖头砌成，她如同个平庸的建筑师，把这些砖头视作是生活的装饰物，实际它们有时给她增添麻烦，有时惹得她发火，有时使她害怕，而且时常使她忧愁。可是她依旧以为只能这样生活。

“哎，好吧……往后还会这样么？”她瘪着嘴唇问，一面假装专注地注视着果酱盒。

“以后如何呢？”萨宁反问，接着打了个喷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感到他有意打喷嚏欺负她，虽说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她却见怪了，气愤了。

“你们这儿真好！”萨宁富于幻想地讲。

“还不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气还没消，于是矜持地回答。但是对于儿子赞美住宅与花园，她却很兴奋，因为像对可爱的亲人一般，她连同这些东西都处惯了。

萨宁看了看她，便疑虑着说：

“假如您不拿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打扰我的话，那就行了。”

讲这话全部的温和声调与这句得罪人的话互相矛盾，弄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清楚她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

“我该如何看待你呢，”她叹惜地说，“你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如今……”

“可是如今怎样？”萨宁高兴地问，好像指望听到什么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话一样。

“可是现在全部好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刻薄地回答，然后又挥了挥勺子。

“哎，那就好啦！”萨宁冷笑了一声，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看，诺维科夫来啦。”

一个高大身材、浅黄头发的漂亮男子从住所里走出来。他这件红绸衬衫紧密地贴在略显肥胖却很魁梧的漂亮的身躯上，在太阳下耀眼地闪动着红色的光点，他的蓝眼睛亲切而懒洋洋地看着。

“你们总是吵架！”他从远处就以这种懒洋洋的亲切语调拖长声讲道，“真的，吵些什么呀，真是的！……”

“瞧，妈妈以为希腊式的鼻子对我更合适，但是我认为随便哪种都得谢天谢地啦！”

萨宁斜眼看了看自我的鼻子，笑了一声，便抓起了诺维科夫那又厚又宽的手。

“哎，算了吧！”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恼怒地说。

诺维科夫响亮而欢愉地笑起来，接着在绿色密林中那巨大而徐缓的回响也温厚地纵声大笑了，好像那里有个善良而平和的人在为他的欢乐心情而高兴一样！

“看你说的！”萨宁带着滑稽的困惑神色说。

“哎，这你可是也活该！”

“咳！”萨宁喊叫起来，“假如你们两人异口同声全都来对付我，那我就得离开啦！”

“我自己大约得立刻走开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满怀一种突如其来的、主要是对她自己的不高兴的气恼心情。她猛然把果酱从火炉上端下来，也不对谁看一眼，便走入房里去了。花狗米尔由草丛中窜出来，竖起两只耳朵，在后边不解地望着她；接着用鼻子蹭了蹭前爪，又留心地看着一眼屋子，便跑到花园深处做自己的事去了。

“你有烟卷吗？”萨宁问道，他对母亲离去十分满意。

诺维科夫懒洋洋地往后仰着自己那高大而平稳的身子，拿出了烟盒。

“你根本用不着招惹她，”他用亲热的责备语气拖长声说，“她是老女人呀……”

“我如何招惹她啦？”

“就是……”

“‘就是’什么？……她自己招惹我啦。老兄，我从不对人家要求什么，只愿他们也让我宁静吧……”

他们都不出声了。

“喂，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大夫？”萨宁问，一面注意观察那些在他头顶上边纯净空气中袅袅上升的雅致奇异的烟圈。

诺维科夫正好想别的事情，没有马上回答。

“过得不怎的……”

“如何不好？”

“就是这样不好，总之……无聊得很。这座小城令人厌烦死啦，没事可做呀。”

“你还无事可做什么？只是你自己却抱怨，就连喘气的工夫都

没有呀。”

“我讲的不是此意思。……不能恒久只是看病再看病啊。还有别的一种生活呀。”

“但是谁妨碍你过别的一种生活呢？”

“哎，这就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啦！”

“有多么复杂呢？……此外你还需要什么：你年轻、英俊、强壮。”

“这还根本不够！”诺维科夫带着善意的讽刺反驳讲道。

“如何对你说呢，”萨宁微微一笑，“或许，这甚至太多啦……”

“可是我感到不够！”诺维科夫笑起来；但是由他的笑中，可以听得出萨宁讲他漂亮、壮实和强健之类好话让他高兴，也可以听得出他有一些发窘，如同个相亲时的小姐似的。

“你缺少一些东西。”萨宁思考着说。

“缺少何种呢？”

“缺少对生活的真正思考。……瞧，你由于自己生活单调而觉得苦闷，可是假如有人号召你抛掉一切，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你就恐惧啦。”

“到哪种地方去呢？莫非去当流浪汉么？哼！……”

“哪怕当流浪汉也好！……你要明白，我看见你就想：时机一到，这人就能为争得有一部俄罗斯帝国宪法而一生蹲在施利色堡^①里，被剥夺各种权利，失去自由以及所有……可是宪法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一讲到要改变个人可厌的生活，去寻找生活的旨趣与意义，他立刻就产生一个问题：靠什么生活呢，我自己是个强壮有力的人，假如失掉自己的薪金，因而失去

^① 施利色堡是沙俄监禁政治犯的地方。

早晨的茶点、绸衬衫与活领子，我不是会全完吗？……真真奇怪啊！”

“这也完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前者是理想的事业，但是后者……”

“后者又是什么？”

“嗯……如何讲好呢……”诺维科夫接着弹了一下手指。

“瞧你如何讲吧！”萨宁打断他的话说，“你马上就有遁词啦！……我坚决不会相信，为宪法发愁，与为自我个人生活的苦恼相比较，前者将你折磨得更厉害，但是……”

“唔，这倒是真正个问题。或许是更厉害吧！”

萨宁心烦地摆了摆手。

“算了吧！如果割掉你一个手指，比起割掉一个别的俄国人的手指来，你会感到更疼些……这完全是事实吧！”

“或许是犬儒主义吧！”诺维科夫本想讲句尖刻话，结果却只是显得可笑罢了。

“就算如此吧。但这是实情啊。现在不只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不但没有宪法，甚至就连宪法的影子也没有。你苦恼，是由于你个人生活使你不快；根本不是因为根本没有宪法！要是你不这样讲，那你就是撒谎。你明白我要对你说什么，”萨宁那双明亮的双目中闪动着愉快的火花，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如今你苦恼，不是因为生活总使你不满意，而是因为利达直到现在也没爱上你。这是实话吧？”

“哎，你简直是在讲傻话！”诺维科夫喊起来，脸红得如同他那件红衬衫，他那双善良而宁静的眼里涌出了最纯洁真挚的受窘的眼泪。

“除了利达，全部世界你都看不见，这该有多么傻啊！……你从头到脚显然都流露出一种渴求——就是得到她。但是你却